

悲傷

张荣志
著

關山

BEI SHANG GUAN S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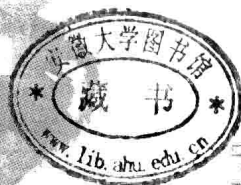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悲傷

張志
榮著

關山

BEI SHANG GUAN SHAN



黃河出版傳媒集團
寧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伤关山/张志荣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7-04632-5

I. ①悲… II. ①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1389 号

悲伤关山

张志荣 著

责任编辑 张 舒

封面设计 张 梅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 × 980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24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	0007767		印数	5000 册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632-5/I·1206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ZIXU

我从小喜欢历史,记得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毅然报了好几所学校的历史专业,终于如愿以偿。毕业后,进入报社当了一名新闻记者,写过一些深度报道和报告文学,大家以为我好写材料,一些读者一直认为我是一个上了年岁的人。

后来,时常在公文、新闻和文学三种不同的文体间行走、耕耘,渐渐地把学者、记者、作家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说实在话,这三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角色转换的问题,不仅有职业上的转换,也有心理上的转换。这种思维方式与工作方式,常常使我身心疲惫、备受煎熬。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种方式当做一种爱好,就像一位虔诚的信徒,在朝圣的路上慢慢地秉烛前行。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是大诗人陆游的诗句。我以为,写作是自我认知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具体体现;写作既是一种很强的实践性活动,也是一种富有个性的活动。在每年有限的假日里,我埋头于历史典籍之中,把无限的激情和膨胀的力量张扬在写作之中。在这种情绪的引导下,我极端注重感官,追求完美体验,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一部中国文学史，其实就是历代文学家倾诉诗意、忧愤的历史。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亮丽的篇章，实际上都是作者对自己不幸，凄苦的挣扎和超越。他们倾诉心声，往往依赖写作将一腔热血、一腔激昂化为一篇篇千古绝唱，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自虐、沉迷、疯狂，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我常想，伤感是一个人成长的力量，它长久地熔铸于我们内心，给智慧以力量，催生出创造力。遇到不痛快的事和人，我便释然，想象着和历史中的那些人同一时代，试图去感受他们的大欢乐与大悲伤。还有那些山水、古迹时刻在呼唤着我，像是在牵引着我不断向前。于是，在工作之余，我匆匆走向这些地方，在神山圣水间放达心灵，愉悦自己。

我经常徘徊在通畅的天地间，意念总是在大脑里飞扬，渐渐地脚步犹豫，心情沉重。这种忙里偷闲的做法，全都是一次心灵的放歌，一次文化的探索，一次对历史的追寻。

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内涵，一旦渗进我的生命和血液，必将影响着我的意识，涤荡我的灵魂，直至生命的终点。走近这些人间胜地，我可以感受到灵魂的战栗，压抑的心灵也会得到抚慰、安宁和满足。

如此反复，我像是久游不归、浪迹天涯的游子，回到家中，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房间里，坐在久违的书斋，在秦腔曲牌的伴奏中，思想的溪水在默默川流中艰难地向四周浸透，在叙述的悲痛里噙着泪水，从大量的阅读和行走中寻找文学表达的路径。

历史，凝重理智，冷峻缜密，令人醒悟，也常常陷于枯燥。散文，是自我精神世界的倾诉，是自己思想和感受的又一次重构。在流动和闪烁之后，历史被重新拼接与加工，散文给人们带来的是一段漫漫长河

波涛的精华。我是一位历史爱好者、考古爱好者、地理爱好者，常常夜不能寐，觉得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沧桑感。我把这两者结合，尝试碰撞出瑰丽的火花。在思考的过程中打开时间的通道，让自由的风畅行其中，吟赞大自然的神奇，放歌对生命的畅想，点燃岁月的火焰，唤醒远逝的身影。

就这样，我一直追求文思泉涌，尽情享受写作时的那份宁静，那份快意；尽情品味窗外那充满生命力与希望的绿色和透过窗帘的夜色渗出的温馨情怀。于是，这种悠然和豁达，使我不再孤独痛苦，不再寂寞沮丧。

任何事情，如果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投入了太多的寄托，我们总会感到很费神，很吃力。大概是这个缘由，我在文字世界里涌动的激情、话语，像是不断汇集起来的河流，穿越自己的心田。

这种自恋的方式让我经历了无数的黑夜和白昼，对历史的多情使自己引发出人生的沧桑感。当我决定把自己旅行和阅读的感受写成文字，和大家一起分享，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

目录

CONTENTS

自序 / 001

悲伤关山 / 001

嘶鸣战马 / 029

千年忧患 / 064

遥望街亭 / 100

沧桑交河 / 130

嘉峪关 / 143

寒窑 / 153

俯读历史 / 164

张家川钩沉 / 169

秦腔 / 184



花儿 / 207

秦香莲 / 221

永久的怀恋 / 234

麦客 / 250

玉门人 / 274

钻井 / 299

西北六山 / 306

悲伤关山



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翻越关山如同西出阳关、路过火焰山一样，凝滞，沉重，盈满泪水，充满悲伤。

一出阳关，就会有一种别情离绪袭上心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三叠》的惆怅之声，浸润着我们的血液。火焰山横亘在新疆吐鲁番盆地，在古代诗人眼里，火焰山突兀、赤焰、酷热，地处荒蛮，令人望而生畏，尤其是不朽的名著《西游记》，给火焰山披上了层层神秘色彩。

关山，横亘在我的家乡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部，亦是一个不朽的存在。它的不朽，不在于拥有精致的庙宇，而在于它承载悲伤的诗文，承载古老驿道的血雨腥风，承载一个民族的生命进程。岁月如梦如幻，历史的变迁抹不去人类千古的足迹。自先秦以来，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目睹了多少世事沉浮、人间沧桑。

在老辈人的眼里，关山似乎是一个遥远而可怕的梦。那时候，在



闭塞的村子里，敢于走出去闯荡天下的人是最勇敢最有本事的，而他们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翻越关山，到关中做点小本买卖，抑或为陕西人割麦子，凭他们自己的力气，流血流汗，换来一些养家糊口的血汗钱。

在这里，关山已成为地理上的极限。过了关山，便意味着一种人生意义的翻越，意味着背井离乡的凄惨。

二

历代诗人的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关山密不可分。古代文人上关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能凭着两条腿，跋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道路依稀，食物匮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挨。1994年夏天，母亲患病住院，我回老家看望，趁母亲病情好转时，足迹踏遍了关山。这里恰好是陇人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秦始皇的祖先正是从这里进入陕西，其后在不远的咸阳崛起，东进中原统一了六国。这次探访为我探究这座蕴涵神秘色彩的大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

我是吟唱着东汉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张衡的《四愁诗》上关山的。

.....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
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
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
何为怀忧心烦纡。

.....

这首诗写于公元 137 年，张衡当年六十岁，正在任河间相的位置上。顺帝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边境战争时起，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朝廷昏庸，政治腐败，民怨沸腾。面对国家和人民的危难，张衡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他感到满腔热忱被泼上了冷水，忧国忧民而又无从报国。苦闷，压抑，悲愤，哀叹，忧心忡忡，百感交集，歌而为诗，写下了千古传颂

丁 雄峻的关山山脉，逶迤连绵，成为甘肃与陕西的分界线 马存福◎摄





的《四愁诗》。

在上关山之前，我时常关注有关这座大山的情况。关山又叫陇首、陇坻、陇坂，是“秦陇锁钥”，“陇右门户、关西要隘”，自古以来是中原与西北的天然屏障。形如长龙，首伏宁夏，尾落甘陕，自北向南逶迤而下。关山横阻于甘陕间，在北段称为六盘山，南段古称为陇山，是泾河、渭河、古略阳川水（今清河水）和葫芦河的分水岭。陇山又叫陇头，是张家川与陇县的交界处，因山上古代设关隘，今通称为关山。

其实，关山是华夏民族的脊梁，伏羲、女娲、炎帝、轩辕先后在这座大山的两边诞生，繁衍生息，他们举行盛大的庆典，祭祀关山，以至于关山成为国山。关山当时为吴山、吴岳，只是后世东方的“四岳”“五岳”之名渐起，关山逐渐被遗忘了。

自古以来，关山是东西两侧交通的障碍。这里除了山大沟深、道路难行外，和中国西北到处是荒山秃岭相比，最大的区别是森林茂密，荆棘丛生，气候湿润，但瘴疠横行，因此人烟稀少，民生凋敝。为了消除这种障碍，人们执意要在关山河谷地带伐木开道，凿通了贯穿关山的多条道路，这些古道在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鼎五年十月，汉武帝刘彻在凤翔祭祀五帝，在大臣的提议下翻越陇坂视察民情。汉武帝乘着华贵的马车西巡，随行的千乘马骑，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不久，在陇坂地界遇到了雷雨天气，霎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因此，陇坂被称为“大震关”。汉武帝过了关山，来到了张家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将此事记载于史册，这座大山开始了它的大震荡、大悲伤的文化历程。

陕甘之间，“驻步皆山，崎岖逼仄”，“山川复沓，歧路纷纭”。“陇

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三秦记》曰：“其阪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下处数十万户，其上有清水四注。”古代四方行旅登上陇坂，往往徘徊瞻顾，凄凉、悲壮涌上心头，历代流传歌咏关山的诗篇上千首。这些诗歌上起汉代乐府民歌，下至明清文人作品，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苍凉悲壮，生离死别。

在先秦时期，关山地区的文明程度很高，编入《诗经》的那几首《秦风》，据专家考证有六篇是秦人在关山西侧生活的写真，比较全面、概括地反映了秦人的经济文化动态与社会生活状态，是我们了解秦早期文化的一面镜子。直到今天，我们吟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时，还会心驰神往。那时，秦人在关山放牛牧马、学种耕稼、防御西戎，他们的这种进取精神便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之一。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关山一下子变得哀婉悲怨、苦寒思乡。“陇头流水”几乎成了世世代代文人悲凉、愁苦、思乡、送别的文化符号，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山峰入云，九折盘旋，山间流水如泣如诉，往日东南旅行者至此，山高难越，水声呜咽，肝肠欲断。南北朝有《陇头歌辞》三首传世。

《陇头流水歌辞》写到了流离道路的凄苦境况：

西上陇坂，羊肠九回。
 山高谷深，不觉脚酸。
 手攀弱枝，足逾弱泥。



写得最悲壮动人的是《陇头歌辞》三首：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

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

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这是行役下苦者之歌，也是流落边关者之歌。他们的人生遭遇，他们的悲世情怀和这关山愁苦之地融化在一起，歌吟是那么苦楚凄凉，叹息是那么悠远深长，以至于千百年来歌吟不断。

民歌是民间民生的呼吸。民心向上、激昂奋发应是民歌的主旋律，哀叹诉苦向来处于次流。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鲜血淋漓的连续战争，造成百姓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都以悲伤垫底。

哀怨凄凉，又慷慨悲壮。艰险，崎岖，乃至于它的阻断，都承载着太多的悲苦和无奈。对孤旅者而言，离开繁花似锦的大长安，潺潺的流水好像深秋的落叶，带去的唯有连绵思念。登上陇山，也就意味着背离了故乡。陇头，在他们眼里，仿佛是人生的绝路和尽头。

在历史上，南朝文人的地位看起来很高，只要诗文写得好，便可加官晋爵，平步青云。他们主要陪皇帝、王子谈论学问，诗文唱和，写一些娱乐性、歌德行的文字。南朝的皇帝如宋文帝、齐高帝、梁武帝、

梁简文帝、梁元帝、陈后主等都十分爱好文学，文化修养也比较高，这是南朝文人的幸运。如梁元帝的《陇头水》：

衔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
故乡迷远近，征人分去留。
沙飞晓成幕，海气旦如楼。
欲识秦川处，陇水向东流。

陈后主关于陇水共写了好几首，觉得写得最好的还是《陇头水》：

陇头征戍客，寒多不识春。
惊风起嘶马，苦雾杂飞尘。
投钱积石水，敛辔交河津。
四面夕冰合，万里望佳人。

徐陵的《关山月》写得很悲伤：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
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
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流离失所，从故乡来到异乡，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空间的移位，更是心灵归属感的转换。刘昶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九个儿子，一



直在政局动荡中长大。宋文帝被他的长子所弑，长子又被三弟所杀，以致民间流传开了这样的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这个三弟就是刘昶的三哥。三哥疑神疑鬼，以为九弟要夺他的王位。刘昶为了保全性命，急忙投靠北魏。身份的不同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北魏待他不薄，三个公主先后嫁给了他，还被封了一连串的官衔。为了排遣忧愁，他纵马奔关山，触景生情，便有了《断句》诗：“白云满鄣来，黄尘暗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

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情，流露着一种绝望的悲哀和激愤。庾信出生在南梁，文采一流，声名显赫，先后担任过东宫学士和建康令，因为侯景之乱，从建康颠沛流离，逃到江陵，又因为西魏攻陷江陵，成为亡国奴被带到长安。南梁灭亡后，庾信留在了北周，终老一生没能回到南方，他感世伤怀，思念故国，写下了二十七首题为《咏怀》的诗篇，表达诗人的乡关之思、家国之恨和无可奈何的哀叹。在远离故乡二十多年间，庾信偶尔也来到关山，排遣思乡之情，写下了：“日色临平乐，风光满上兰。南国美人去，东家枣树完。抱松伤别鹤，向镜绝孤鸾。不言登陇首，唯得望长安。”

和庾信同时代的王褒，原是梁朝重臣，随元帝降于北魏，他写了《关山篇》：

从军出陇坂，驱马度关山。
关山恒掩蔼，高峰白云外。
遥望秦川水，千里长如带。
好勇自秦中，意气多豪雄。

少年便习战，十四昂从戎。

辽水深难度，榆关断未通。

一座山脉，引起了古人无尽的凭吊和感慨，激发了文人学士的才思和遐想，不少华章文采从这里流进了中国文学的皇皇巨著，还留下了一连串的文化思考。

关山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类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悲剧的体验，关山是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存在着永远发掘不尽的文化底蕴，值得我们去追思和体味。

相对于山川，中国历代的大诗人走过的地方很多，他们总会附山水以人的感情，评点谈笑，寄一片赞语，是古来的雅兴。但是，他们只要到关山，忧郁与悲伤、焦虑与挂念，种种伤感情绪纠结在心头，心情异常沉重。

关山几乎成了边关的代名词。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却留下了相同的诗文，这种整体性的哀叹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奇迹。



汉唐盛世，丝绸之路，是华夏由西北通向“外国”的唯一大道，驿骑追逐，犹如闪闪的星星飘过天河。“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使者相望于道”，这些稀稀疏疏的记载，是关山畅通繁忙的形象写照。

公元749年初冬，三十五岁的岑参应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邀请，赴安西幕府（今新疆库车）任掌书记。岑参离开京都长安，在翻越